

传承弘扬、创新发展“晋江经验”

晚事如烟 泉州有你

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

泉州晚报社 晋江文旅集团

投稿邮箱:qwzy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与泉州晚报的故事征文”)

我对编辑与记者怀有与生俱来的羡慕与尊重。17岁参加全国高考时,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某名牌大学广播与编辑专业,后来被提前批的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录取。大学毕业时,也算“学霸”的我,梦寐以求的就业单位之一就是泉州晚报社,可惜失之交臂。但我与编辑与记者的“缘分”却一直未了。大学时代,我担任过校学生会、团委会机关刊物的主编,被聘为全国学联、团中央特约通讯员;走上工作岗位后,我先后担任过泉州市政府公报室主任、《福建年鉴》泉州编辑室主任、泉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,还兼职过《经济日报》泉州记者站站长、《中国市长》特约记者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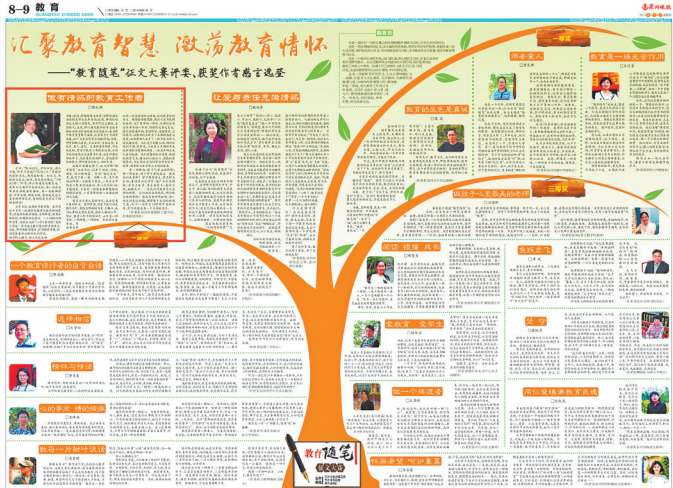
算起来,我与泉州晚报副刊部“情缘”最深。1992年秋,我第一次给副刊部投稿,是一组散文诗,共三篇。忐忑不安等了三星期,没有消息,不抱希望。一天下午,正准备给一个干部培训班上课,铃声响起前几分钟,一个学员对我说:“老师,拜读了您今晚报的大作,您的文笔真美啊。”我吃了一惊,发了三篇全发吗?删改了多少?不会面目全非吧?整堂课,我有点魂不守舍。

一下课,我赶紧到办公室找报纸,一看,有点惊奇:三篇全发,而且一字未动!后来,素昧平生的编辑在电话中告诉我,不到一个月发表算很快啦,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也很正常,副刊部几个

人都认为这个新人作者文字优美,感情真挚,有培养前途。一番话直让我无言感动。

我这组散文诗,是写武夷山的,分别是《鹰嘴岩》《玉女峰》《九曲溪》。当时我正行走在人生的低谷,满腹的愁绪无处安放,便将难以言表的苦楚与迷茫,都揉进了武夷山的山水之中。所以写鹰“也许,眼睛成为你生命最大的伤口”“你无法忘怀第一次翱翔所遭遇的重创,从此不相信天空纯净的颜色”;写玉女“没有也未曾想掉过头去,因为你走进心灵却走不出心灵”;写溪“你一生的命运又怎能不曲曲折折呢”云云,颇有点心路历程的影子……那个时候,泉州晚报副刊就像一束穿云而下的阳光,刹那间炫了我的眼,顿使我疲惫的心洒然而醒。看到自己的倾诉变成文字,郁结在心的情绪突然有了出口,就像是一个陌生而温暖的拥抱,告诉我:你的痛苦有人懂,你的表达值得被看见。这也许成为支撑我走出低谷的重要力量。

作者应邀担任泉州市教育局、泉州晚报社等联合举办的“教育随笔”征文大赛评委并撰写感言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征文作品

40
1985-2025
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
四十年笔墨写春秋
新时代携手再出发



诗语

凌晨,想起父亲

□蔡晓芳

若将枝头的飞鸟
认作曾为石匠的父亲
它羽翼间必蜷着碎石与尘土
喉咙里滚动整座山的草木
当风的指尖掠过尘世时
所有倒伏的稗草
都将身披朝霞,竖起脊椎的形状
此刻,只要我伸出手来
那些被凿进岩层的星辰
就会从父亲那把铁钎的锈蚀里
喷涌而出
我怀疑万物都有隐形的翅膀
就像人间有永不失联的爱
有那么一瞬,恍惚间
我又听到了
父亲喊我的声音



众生

离家不远有个两进的闽南大厝,大厝前面有一个宽敞的庭院,这里成了小朋友们爱玩耍的地方,尤其在夏秋两季的夜晚。大厝庭院外墙安装着一盏15瓦的灯泡,把庭院照得明晃晃的,也引来了飞蛾蚊虫。于是,壁虎出现了,我们这些小朋友对此既好奇,又对壁虎怀着极为复杂的感情。

壁虎,顾名思义,按我儿时的理解,就是爬在墙壁上的虎。可是,壁虎的形体,更多地像一条小蜥蜴,或者像一条小鳄鱼。我看到大厝外墙下,壁虎趴在屋檐下的苔藓处,一动不动地待机捕食,它堪称最有耐心的猎手。它似乎不属于转换捕场,一趴就是老半天。我很



(CFP 图)

梨田

□康玉琨

1999年1月,春节刚过没几天,我就到学校报到,准备继续履行语文教师的职责。当时,一位校领导对我说:“在这里当老师,很辛苦的。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我本就是农民出身。”他笑了,理解了我的意思:农民兄弟是不怕吃苦的。

我在读初中的时候,课余时间就经常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,还当众得过队长的表扬:不计较,不偷懒。常见的农活割稻、插秧以及劈柴我都驾轻就熟。劈柴就是用一种专用的长柄弯刀,劈除田埂上的杂草。

起初,因年龄尚小,犁田、耙田这种粗活,重活我没有干过,后来,读了大学,当了老师,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然而,犁田的常识我还是知道的。农人犁田的情景也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天刚蒙蒙亮,晨雾尚未散尽,我就看见父亲蹲在屋檐下,用砂纸打磨那柄老犁头。犁杖通体黝黑,是用老槐木制的,木纹里渗着几代人的手泽。犁辕前

端的铁环套着牛轭,后头的犁梢像弓弦般紧绷。最妙的当数犁铧弯月般的弧度,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,父亲说:“这铁器比人更懂得土地的属性。”

水田里泛着镜面般的光泽。大水牛立在旱地里咀嚼草料,鼻孔喷出的白雾在凛冽的空气中打着转。父亲把牛轭套上牛颈时,大水牛的皮肤忽然绷紧了,青筋在褐色的皮毛下隆起,仿佛记起了某种古老的契约。

“犁要端得像秤杆。”父亲脚掌陷入春泥,犁梢在他掌心攥紧。当犁铧刺入泥土的刹那,沉睡的土腥味漫上来,惊醒了蜷伏的草籽。犁壁卷起的泥浪呈扇形铺展,新土追着旧土,如同墨汁在宣纸上洇开。大水牛弓起的脊背与父亲弯下的腰身,渐渐叠成相似的弧线,田垄间蒸腾起独特的地气。

至于“犁田”之后的“耙田”,情况大致类似,只是把“铁犁”换成了“铁耙”。“犁”一般是在旱地里劳作,核心

是“翻”,改变土壤垂直结构;“耙”一般是在水田里劳作,核心是“碎”,改善土壤水平状态。两者配合是传统精耕细作的关键,也是插秧播种前的两道重要工序。

还有一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格外清晰,那就是“老牛拉铁牛”。20世纪80年代,我们村道路崎岖、交通不便,而且多数水田比较狭小,甚至是烂泥田,并不利于拖拉机作业。曾出现拖拉机在烂泥田里越陷越深,即便发动机冒着黑烟,拖拉机手急得满头大汗,也无法让拖拉机摆脱困境,最后还是靠大水牛把它拉了出来。

不久前,我回到老家。看到一个当年的伙伴正在插秧,其手法娴熟,速度飞快,我不禁夸起他来,说他是“田埂上的一道最美的风景”。他却若无其事地说:“现在农村养牛,大多是奶牛、肉牛,几乎不见耕牛了。已很久没有用大水牛犁田、耙田了。”

在我们村子里,如今大水牛犁田的景象是难得一见了,但精耕细作的传统却继承了下来。农人们更多地把这种吃苦耐劳、一丝不苟的精神用于茶叶的种植和制作上。

壁虎带给我们的恐惧同样挥之不去。壁虎在遭受威胁时,会断尾求生。我们听大人说,壁虎断落的尾巴还会动,要是钻进人的耳朵里,人就会耳聋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!于是看到壁虎,我们就双手捂紧耳朵,躲得远远的,生怕一不小心它就钻进耳朵里。大人们还说,壁虎会撒“毒尿”,一旦被它的尿液溅到,要赶紧清洗掉,否则皮肤就会奇痒红肿。当然,这些说法缺乏科学依据,就像民间流传的“指月亮割耳朵”,大抵是大人哄小孩需远离壁虎的诡计。

这是六十年前,在大厝庭院外墙下看到、听到的故事。如今,那庭院,那盏灯,那壁虎,都成了遥远的记忆,刻印在我的心间。

斩魔”的嘿嘿哈哈,长大后才读懂这取路恰似人生旅程:少时如八戒,贪吃偷懒,遇困难便唤“大师兄”;青年如悟空,七十二变、披荆斩棘,方能让父母信任、逆旅顺行;中年似沙僧,“一头挑着生活,一头挑着命运”,肩担重任、默默付出、一路陪伴;暮年若唐僧,历尽千帆、看透世事,有着“坚忍”与“万般慈悲”。千般解读,万种感悟,此刻站在这轰鸣的水岸,我思绪万千。

从书本照进现实,亚洲第一大瀑布——黄果树瀑布!见你,一眼万年!山高路远,终抵君前。我读懂了你的恢宏、你的咆哮、你的宽博和亘古长流。

一山一水一世界,洗濯了凡尘俗世中被熏染的心。从今往后,愿胸怀如潭坦荡,心境似潭澄明,或许,放下执念,方能轻装前行。



每日佳句



四季

木槿记

□王邦尧

阳台上那株木槿的最后一朵鲜花,被我裹上面糊下锅油炸吃了!

从走到阳台看到木槿花只剩最后一朵,到这朵花被我大快朵颐,过程不过几分钟。我先是用两指捉住它微合的花瓣,把它从枝头摘下,直接走到厨房用水冲去浮沫。一分钟调好面糊,一分钟下锅油炸,半分钟拍了个照,然后不过几秒钟,它就像人参果滑落猪八戒的肚子一样迅速进入我的口腔。滋味如同刚入锅时被油温激得花瓣舒展一般,在我的大脑里“开了一朵花”,随后便滑入腹肠归于平静。不过还是有点余韵,那便是之后的几分钟内,我忍不住想哈哈大笑,既笑我煮鹤焚琴,又笑我夙愿得偿。

说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愿望,不过是口腹之欲,一朵木槿花成就了我小小的幸福。然而一次次小满足的累加,才足以堆叠成大大的幸福。

第一次吃木槿花是在福建的一座小城。这里山水幽佳,给我留下美好印象,饮食也如山水一般令我难忘。那次是与友人同去,在市郊一个半山山庄里,吃到一道滋味清美、口感滑嫩的汤。问及材料,主人才告诉我们,那是他们一大早赶在木槿花全开前摘下来的花打的汤。“需用白花木槿,比紫花木槿口感好得多。”主人还特意强调。

木槿在农村常成排种成木篱,枝叶也可以摘下来洗发,我竟不知它的花朵也可以食用,且如此味美。我曾因杨万里的“漫栽木槿成篱落,已得清阴又得花”而喜欢木槿,如今,就更添一份欢喜了。

次日,主人又摘了木槿花用来煎鸡蛋,依然是鲜滑爽口,融合鸡蛋的香气,滋味如同夏日炎热里的一股清风。后来,我又与家人去了一次泰宁,不是在山庄,而是在沿河的小餐馆,点了一盘木槿花煎蛋,家人同样赞不绝口。华灯初上的山间小城,下班的人车熙熙攘攘,行走一天的我们坐在河畔,享受着一盘木槿花带来的清灵慰藉。

与木槿的两次口腹之缘,都定格在那一座山间小城。后来,吃木槿花只成了念想。因为好像此后,便很少见到木槿了。小区里倒是种了几棵木槿,每到木槿花盛开的时候,一树清紫,“煌煌有光色”,美得如《诗经》里那“洵美且都”的孟姜,令人注目。如此,便不忍下手了。加上是公共区域,且小区的绿植经常喷杀虫剂,也便只能让它们朝开暮落,自由美丽了。

后来,我买了一盆木槿,精心照顾了一年,竟结了不少个花苞。养花多年,何曾有过如此盛大的嘉奖?不免一日看三回,更加殷勤看顾。谁想我家的木槿竟是敦厚,它不爱数朵同时竞艳,只是一日一朵地开。它像是怕我无花看,帮我安排了一个漫长的花季,每日派一朵花相陪;有时不小心多开了一朵,亦像是知道自己已打乱节奏一般惭愧,蜷缩着花朵,开得比另一朵小,谢得比另一朵快,惭愧而来,匆忙而去。

假日里每日午后,阳台风大,我总是拿着书本、备好茶食在阳台闲翻。看累了抬头,一朵紫绶样的花儿静静开着,它似在枝头独自美丽,又似在专门陪我,日复一日。想起诗中所谓:“一秋朵朵红相续,比着人情大段长”,确实,这陪伴的恩情比人情更绵长。

因为每日只有一朵花,一朵花能怎么办呢?只好放弃了吃它们的想法。可是若不吃,连一朵都留不住。日暮,最后一朵木槿正欲合拢,悠长的花期即将结束之际,我用一点面粉裹挟着它吃下,也为那段日子午后在阳台读书、与木槿相伴的悠长假期画上句号。

一朵木槿花是什么滋味?大概是假日里那些看花读诗的清浅时光之味吧。



趣话“猴年马月”

成语“猴年马月”常被用来调侃“遥遥无期”,和它相反意思的成语有如“指日可待”。

古人用天干地支+生肖组成了一套“时间密码”,“猴年”好理解,按生肖12年一个周期,下个猴年出现在2028年。“申”对应的是猴,“午”对应马。“猴年+马月”的组合,本质是“申年+午月”。

上一次“猴年马月”出现在2016年,下一次“猴年马月”将出现在2028年的农历五月,此外,2028年有闰五月。